

一般有孩子的人，即使孩子已成年，都难免会担忧离世后，孩子未来的生活。

对有特殊需求孩子的父母来说，他们的煎熬更多，须考虑的问题更长远。打从孩子一出世，或发现孩子身体出现障碍时，这些家长已开始忧虑；孩子慢慢长大，他们也看到自己年华的老去，而愁上加愁。

你认识这些有成年特需孩子、年龄超过55岁的家长吗？

如果他们没听过特需信托机构（Special Needs Trust Company），或许你可以协助传递信息，介绍机构的服务，同时鼓励或陪他们出席即将举行的“照顾成年特需者”华语讲座，好让他们趁早规划特需子女的财务，为子女提供基本经济保障，解决后顾之忧。

把“特别的你”托付给特需信托基金

当年由社会发展、青年及体育部（如今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）和国家福利理事会共同成立的特需信托机构，是一个帮助家长为有特别需要的子女提供长远照顾的机构。它在2009年开始运作以来，截至上个月中，已为这些家庭拟定了782个看护方案（care plan），最终设立的信托基金有306个，占约四成。

所谓看护方案，是根据客户的意愿，为特需亲人制定看护、学习、医疗，甚至是社交和娱乐消遣方面的护理计划，再评估受益人未来所需的款额。

过去六年来，特需信托机构不断将触角伸向有特殊需要的家庭，希望能给予他们帮助。至今它已主办了73个有关信托的讲座，其中五个是华语讲座。即将在本月17日举办的华语讲座，对象是机构希望协助年长的“漏网之鱼”。

提供负担得起的信托服务

特需信托机构总经理陈荣辉说，机构过去在特别学校、医院、财务规划机构和志愿团体举办的讲座，吸引了5000多名家长、看护者、财务规划师和社工出席。

“我们说的漏网之鱼，其实是那些有特需孩子，但孩子不曾在特别学校念过书的家长。他们的年纪很大了，特需孩子已成年。我们希望通过媒体报道和讲座，找到这些需要协助的长者，进而提高他们对信托基金的认识。”

她指出，一般专业信托机构的服务对象多数是高净值客户。“而我们是为中收入阶层服务。我们要向公众保证，信托服务完全是负担得起的。”

她说，机构的服务对象包括缺

乏心智能力、患有智障、自闭、体障和语言障碍等人士，最小受益人1岁，最长的已87岁。

通过特需信托机构设立的信托基金最低存款为5000元。近年来，一些贫困的家长和看护者频频向机构反映，他们需要这个机制，确保公积金存款、组屋和保险收益等，在未来妥善分配，但要他们腾出5000元不是容易的事。

机构看到有这些贫困家庭的需要，于是积极找寻机构和热心公益者捐助，希望能靠慈善基金，在不必缴最低存款的情况下，就能为特需人士设立信托基金。

2011年，信托基金人员学会（Society of Trust Estate Practitioners）和新加坡信托人协会（Singapore Trustees Association）举办首个慈善晚宴，并认领特需信托机构为捐助对象，捐出7万元。

消息传开后，善心人士也纷纷捐款，当年共筹得近18万元。

至今，获得慈善信托基金援助而设立信托基金的个案，共21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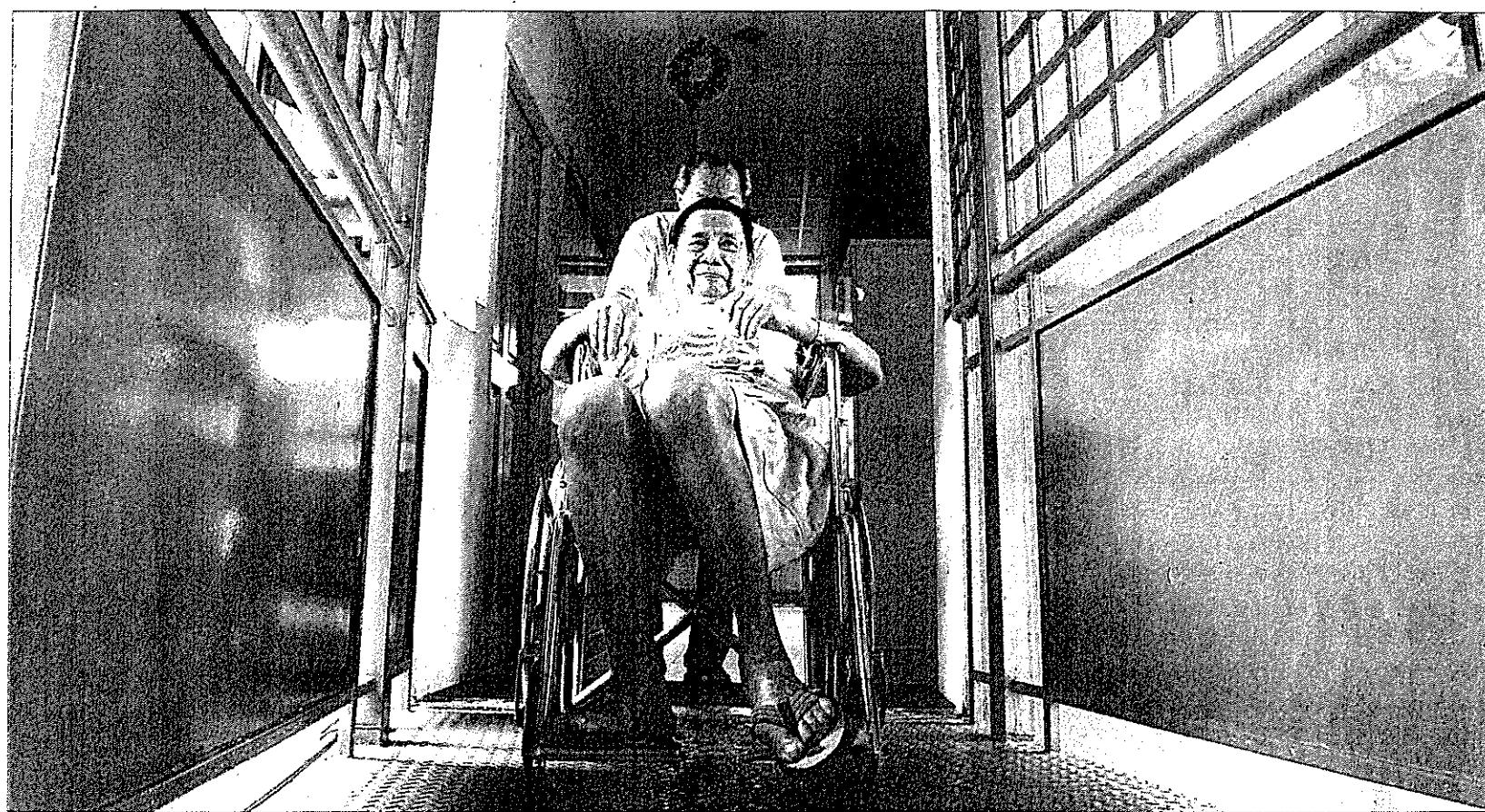
通过报章报道找特需家庭

陈荣辉强调，这些个案多数由社工推荐，再由机构的个案经理评估。它们都通过支付能力调查（means test），符合捐款条规。

“获捐助的对象必须是父母或看护者年纪大、储蓄不多，但至少拥有组屋类的不动产。这样，父母或看护者去世后，才能让受益人有足够的资产维持生活，起居获完善照顾。”

除了靠社工推荐个案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机构职员也经常留意中英文报章的报道，积极找寻有特需子女的贫困家庭。

去年3月，本报报道了郑锦瑞



刘光城目前用信托基金来支付疗养院的费用。（萧紫薇摄）



特需信托机构总经理陈荣辉希望有成年特需孩子的家长，能出席来临的讲座，认识趁早规划特需子女财务的重要性。
（叶振忠摄）

获社区关怀计划援助的新闻后，社工接洽郑锦瑞和评估其经济状况。最终，郑锦瑞获得机构1万元的慈善基金，为两名残障儿设立信托基金（见副文）。

个案 为自己为智障儿各设信托基金

跌倒后须永远以轮椅代步，鳏夫刘光城（78岁）坦然接受事实，卖屋变现设立两个信托基金，一为自己，一为智障儿，从此较为宽心。

刘光城12年前丧偶，与独子刘天安（36岁）住在马西岭三房式组屋30多年。过去几年，他双脚渐渐无力，原本还能坐电动轮椅到巴刹买菜。前年7月，他不慎在家中跌倒，送院动了手术，住院近一个月。他接受物理治疗，同年10月转到疗养院。

天安当时无人照顾，获新加坡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（MINDS）

的协助，入住Mindsville@Napiri宿舍。

住院期间，他的幼弟刘光见（68岁，退休者）从医疗社工那里，得知特需信托机构的服务后，与他商谈，探讨设立信托基金的可能性。

刘光城深知，即使勉强搬回家，也无法管理和照顾自己和儿子未来的事务，决定寻求该机构的协助。

前年11月，他设立了两个信托基金后，再与两个弟弟刘光见和刘光枝（75岁），向法庭申请办理成为儿子的代理人

（deputy），处理天安的资产和个人福利事宜。刘光城也做了后备安排，指定他们一旦离世，再就由刘光见的儿子接手成为代理人。

“我年纪越来越大了，设立信托基金比较好，对我和儿子的生活安排比较妥当。”

去年4月，刘光见与特需信托机构社工协调，请市镇理事会协助清理房子，然后卖屋。去年11月，终于完成买卖手续，获得收益，注入信托户头。信托基金已启动，每年只须付40元的收费，让个案经理管理。